

# 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教授

吳仁懋

趁農曆過年期間，我向王汎森院士表示《笨港》雜誌想訪問他。王院士少年時代在北港長大，老家目前還在鎮上，每當過年都可以看到他回鄉過節的身影。王院士一再婉拒我的提議，他覺得自己可談的東西不多。經過再三溝通，他才勉強同意作一個比較簡短的訪談。

### ◎能不能談談你的家庭？

每當有人問起這個問題時，我常常想，我應該回答哪一個家庭？我習慣上是先回答我父親的這個大家庭，然後再回答我自己的小家庭。

我父親王文振是一位教育家，他是早期台中師範的畢業生，在他那個年代，能夠讀書的人不多，所以二十九歲就開始當國校校長，一直到退休。我也曾經讀過父親所辦的學校—興南國小，記得有一次上課駝著背趴著桌子，父親巡堂經過，拿了一支掃把往我的椅背用力一打，把我嚇出一身冷汗來。我的母親四十幾歲就因病逝世了，父親後來續娶了洪夙姿女士—就是我們敬愛的阿姨，使得他這幾十年生活有了相依的老伴。我的大姐王淑嫻也是國小校長，她擔任這個工作時好像比父親稍晚幾歲，那時我父親還未退休，所以他們常常在一起開會，父親當時最得意的事便是父女一起開校長會議。我常常告訴別人，我的大姐才華高、能力強，如果不是投入國小教育行列，她的成就早該超越我們。大哥王汎熒，小時候是天才兒童，智商特高，小學一年級讀完直接跳級三年級。他的高中生活大部份在籃球場上度過，但他還是考上台大。大哥從台大畢業之後，赴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取得博士後，曾在南加大擔任助理教授，後來回台大獸醫系任教，現在是該系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長。我的二姐王淑女，是家庭主婦，在先生的牙醫診所工作。小弟王昱峰是台師大博士候選人，目前擔任高中老師，同時在大學教授通識課程，他的學問之廣，讀書之多，恐怕少有人能及。在現實世界裡，他是個能享受學問的幸福人。

至於我自己的小家庭：我太太也從台大歷史系畢業，她同我一起負笈美國時，曾經在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讀了一個碩士，也曾任教於美國頗負盛名的羅倫斯維爾高中（Lawrenceville High School），表現優異，備受校方肯定，目前在中研院擔任秘書。她在羅倫斯維爾高中教書時，工作非常認真，美國同事很期待她留在團隊裡。我的兩個兒子一個是小學六年級，一個是小學三年級，他們的成長很均勻，也都非常喜歡廣泛的閱讀，心靈很純淨，非常難得。

笨港

嚴格說來，我並不是一個盡責的先生，也不是一個好父親，因為我太少花時間在家庭。有不少朋友警告我，「小孩很快就長大，你很快就要失去這段寶貴歲月了」——也許這就是學問的代價吧。

### ◎談談你的求學經歷？

我的求學經歷很平凡，而且其中也有許多頓挫，正如我對香港《亞洲週刊》的記者說的，人生的歷程是高高低低的，有坦途，有歧路，有順境，但更多的是痛苦的波折。但不管是順是逆，我們到頭來都會多少從中得益。

回想起來，我對歷史的興趣早在生活於北港時已經萌芽了。在我的成長過程中，閱讀的興趣非常廣泛，對人文及社會科學的許許多多領域都有興趣，各方面的書都讀，我在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室及在南港家裡的藏書加起來恐怕超過一萬五千冊，什麼樣的書都有（我現在開始擔心將來退休後要把這些書擺在那裡？）。確定以歷史作為專業，是在台大歷史系當學生的時候。從台大歷史系大學部到碩士班，大多是自己在摸索作研究。那些年，台灣風起雲湧的民主化運動對我的影響很大，所以花了許多時間與人討論這方面的問題，並且用筆名寫過不少文章。

台大碩士畢業之後，我便入伍服役，由於我是在陸軍第一士官學校擔任教官，而且幸運地被委派為文史教官組的組長，我的第二本書《古史辨運動的興起》的初稿，便是在服役的營房裡根據以前的讀書筆記寫成的，當然修改出版是後來的事。這本書的「序」上有「寫成于桃園」幾個字，許多讀者問我，是不是桃園人，後來經我說明，才知道是桃園是指第一士校的軍官宿舍。

退伍之後，我很幸運地進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或許您不知道，歷史語言研究所（簡稱史語所）是近代中國很負盛名的一個研究所，當年在大陸即有「天下第一所」的雅號，在全世界的漢學機構中也很有地位。這個研究所產生過許多一流的學者。一九四九年後研究所遷到台灣，有一部份人留在中國大陸，他們也都是大陸各方所敬重的學者。不久前，南京大學的一位我並不認識的學者在台北的一個社交場合還告訴我，史語所是近代中國漢學的最高峰。

### ◎但是「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名字看來有點不明白，研究所是以歷史為主，還是語言學？

史語所同仁所作的研究非常專門，所以外人對它並不太了解。有很多人看了我的名片，便問我你是一位歷史語言學家嗎？它的名字確實有點讓人大惑不解。事實上，史語所是一個跨學科的研究所，包括史學、語言學、考古學、古文字學、人類學，一九九七年語言學的部份從史語所獨立出去，成立了中研院語言學研究所，但是李遠哲院長仍然主張保留「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名字，因為這一張招牌在國際漢學界很有名，如果改成「歷史

研究所」，就得再花很長的時間才能再創造出一張有名的品牌。我認為李院長的決定是明智的。事實上，早在吳大猷院長時代，有人建議史語所改名，但吳院長也堅持不可以，其理由與李院長是一樣的。

我進史語所時只是一個碩士，當時中研院的名額不多，所以基本上不大進用碩士，我能以台大碩士的資格進入史語所，是非常幸運的事。

在史語所工作兩年之後，我便獲得普林斯頓大學獎學金赴美留學。那時候余英時先生正好從耶魯大學轉往普林斯頓教書。余先生是目前為止唯一一位擔任過哈佛、耶魯、普林斯頓這三所長春藤盟校教授的華人學者。一九六〇年代，他在哈佛大學當正教授時，也是該校極少數華人教授之一。余先生是當年我進入中研院史語所的審查人，後來也是在普大的指導教授。在普林斯頓大學讀書期間，因為學業太忙了，所以沒有記任何日記，因此回憶起來有點模糊。這所學校很特別，它重視最基礎的學科，像數學、物理、歷史、文學…，這些年，它的排名常居全美第一。

### ◎能不能談你的工作經驗？

二〇〇〇年一月一日，我被借調到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幾個月後擔任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處長；國科會的幾位學術處長都是從大學或中研院借調來的，他們都負責該學術領域的研究發展，所以可以接觸到各種學科、各種學者。以人文處來說，與它相關的系所就有幾十種，所以三年工作期間，對全國人文及社會科學的發展狀況，有相當的了解。許多一輩子都不會去看一眼的學術著作，這個時候也得花時間稍作了解。同時因為每隔幾天就要與各學術處長開會，所以也多少知道一點自然科學的情況，對個人眼界的成長幫助很大。

二〇〇三年一月，我結束借調回到中研院，受命去負責一個新成立的跨學科的單位「蔡元培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這個中心下轄「調查研究專題中心」、「亞太區域專題研究中心」、「考古學專題研究中心」、「歷史人口計畫」、「地理資訊研究計畫」、「大腦與認知科學研究計畫」等等。在這個中心做了不到一年，我又被任命為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所長。同時兼這兩個單位的主管，之後「蔡元培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才由中研院副院長接手。

### ◎行政工作會不會耽誤學術研究？

史語所規模龐大，所以行政工作確實要花時間，影響學術研究。不過，我對自己要求比較嚴謹，一有時間便趕快拾起書本，晚上也睡得比較晚，時間雖然不完整，但是還可以多少兼顧本務。我有時候開玩笑，自己是一個織毛線的婦人，隨時要放下毛線煮飯，但煮完飯後又馬上拾起毛線再織下去，所以總還是能夠織成幾件衣服。有些學者習慣上要有一段很長、很完整的時間才能做研究，那麼，學術行政工作便會嚴重影響他的研究了。

其實我並不怕花費時間、精力，我擔心的是怕把這個工作搞砸了，我深怕沒做好……。

### ◎我們知道你在去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能不能談談院士及院士選舉？

中央研究院院士是從一九四七年開始，在南京第一次開選，它包括數理、生物、人文三組。第一次選舉時即成為全國性的大事件。我見識過第一次候選人的名單，印成一張報紙，大致把當時全國學術界各個領域中出色的人才網羅進去，後來經過幾道票選，選出了八十一人。當時學者那麼多，卻只選出八十一人，整個過程非常謹嚴，投票非常慎重，當時連左傾的知名古史家郭沫若也被選進去了。

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時，居住在自由世界的院士好像只有十多位。中研院院士候選的資格非常寬，只要是華人，不管住在那裡，都可以被選，目前兩百多位院士中，在台灣工作的有將近六十幾位，其餘的大多在美國、加拿大、瑞士等地工作。

去年還有一位在大陸出生、受教育，後來到美國讀博士並留在美國工作的社會學者當選，這是半世紀以來第一次有大陸的學者當選。

### ◎中國大陸選院士嗎？

中國大陸原來稱為「學部委員」，後來自然科學方面改選中國科學院院士，選舉競爭非常激烈，不過他們只選在國內工作的學者。前些年加選工程學院院士，比科學院院士的地位似乎稍為低一點。曾有一些部長級也想被選為工程學院院士而引起過軒然大波。大陸的院士地位非常高，享受副部長級的待遇，我去年九月去了一趟絲路，導遊告訴我們全新疆只有兩位工程學院院士。聽說目前各省競爭厲害，有些地方還花大錢把別省的院士挖到他們的地方工作。不過以上講的都是科學方面的委員。一九四九年之後，大陸在人文及社會科學方面也選過一些「學部委員」，但後來停選。當自然科學方面開始選院士時，人文及社會科學沒有恢復，目前，原來那一批為數不多的「學部委員」恐怕已凋零殆盡。最近十多年來，大陸學界一直在討論是不是舉辦人文社會科學的院士選舉，聽說他們的政府還在學術機構辦過幾次調查，贊成、反對的意見都有，但始終沒有定案。據我的大陸朋友們說，學界擔心許多位居學術要職的馬列主義研究學者被選上，反而降低了院士的地位，所以輿論仍傾向於暫不選舉。

### ◎請談談你的研究領域？當選的理由？

我怕回答這一道問題。人文學與自然科學不大一樣，有些自然科學家一生最主要的貢獻是一、兩篇突破性的論文，所以可以非常清楚地回答，他的主要貢獻是什麼。人文學者很難說是靠某幾篇論文造成什麼樣的突破，至少

我自己是舉不出來的。去年院士選舉之後，我婉拒許多媒體的採訪，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我擔心他們過度誇飾我的成績。第二是我實在不知如何簡單回答這個問題。而且我覺得如果用幾句話說我的研究結果，我個人也不大滿意。

記得某大報記者訪問我時，我一再向他強調，有成就的學者很多，不要誇大我的部份，他的表情相當錯愕，不懂我為什麼要再三強調這一點。但那確實是我的肺腑之言。我不希望大家把眼光都集中在這幾位當選者身上，這樣對廣大的學者不公平。

我的研究範圍主要是一五〇〇年以後一直到近現代，將近五百年左右的中國思想史、文化史、學術史，我一直在做的工作是擺脫長久以來人云亦云的成說，對這五百年的某些重要問題作深入的詮釋。這五百年是決定中西歷史發展的關鍵年代，我最關心的問題是想了解那五百年中，中國思想學術走的是一條什麼樣的道路，我個人對這五百年中西歷史有一定的看法，不過始終沒有寫過比較性的文章，所有發表的東西仍是以中國為主，只是潛在的有這麼一個對比項存在。在這方面我寫過五本學術專書及大約六、七十篇學術論文，這些學術論文有些是四、五萬字以上的長文，它們都發表在學報上，所以一般人不容易讀到，恐怕也沒有興趣去讀。

我還沒有把院士選舉過程中對我的提名詞找來看，所以並不清楚提名者們對我的看法。

### ◎請談談做研究的甘苦？

這也是一個不容易簡單回答的問題，大致來說做學問不只是讀書，讀書可以純粹是一種嗜好，做學問則是相當辛苦的。有些人誤以為我寫論文非常輕鬆，其實是錯誤的，每次完成一篇論文，總是相當辛苦的過程。

我覺得做研究的過程中，最快樂的部份是由原來的模糊不清、逐步拼起一個清楚的歷史圖像的過程，在那個階段最為自得，最為緊張、興奮，覺得自己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現象，提出若干有意義的論點。撰寫的過程感覺也很不錯，寫的時候覺得整個事情變得愈來愈清晰，有一種創新的快感。比較痛苦的部份則是寫完之後，往往發現投注過那麼長的心血，所得卻「不過爾爾」。但是最痛苦的是校對，要一遍一遍地看已經不感興趣的東西。所以我常開玩笑說，校對比寫書還難。我有一本書是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的，從該社決定出版，到我把最後的校樣交出去，前後拖了許多年，幾乎要成了一樁笑話，問題便是出在我不想校對。

### ◎我們知道你在北港長大，在你當選院士時，你曾對記者提到，你對一九七〇年代的北港最為懷念，能不能談談你對北港的記憶？

今年農曆過年我依例回到北港省親，時間過得真快，屈指一算，我離開

這個小鎮已經卅年了，當我回到北港，已經不大能見到昔日的同學、師長。

我對一九七〇年代的北港印象較深的幾個地方：

一、北辰國小：我是北辰國小的畢業生，對於校園印象最深的是緊鄰著校門的一排園林，對於幼小的心靈而言，它們似乎有無限的神秘，尤其是一個用石頭堆疊而成的小山丘，那是我們課後嬉戲的場所。此外，李燈焜老師在教室前種植的大理花，在小孩子的眼中，那一片大理花鮮豔異常。但不知何時，緊鄰校門口的園林不見了。

二、北港公園及北港溪：小學的時候每天要經過北港公園，然後穿過北港溪的堤防回到博愛路（當時叫做公館路）的家。公園的景緻，仍然深深印在腦海中。在公園一角的沙崙上面，還灑放著二次世界大戰後期被美軍轟炸擊落一地的日本神社。

但這些景象都比不上北港溪的堤防。那時候可能空氣比較乾淨，所以遠處的山峰還歷歷如現，「當晚霞滿天」，從堤防這邊望去，覺得遼闊異常，氣象萬千。我常想知道那片山景究竟是在何處？是嘉義嗎？而堤防也給人一種沒有盡頭的感覺，究竟順著堤防一路走去，有沒有終點，如果有，那又是什麼地方呢？

北港溪河床上的幾片竹林也是充滿回憶的地方。我與少年時代的朋友常常流連在這些對少年人而言異常神秘有趣的小竹林中，同時也幻想著未來。

（編註：其實清早上堤防，除了空氣清新外，視野也很寬闊，運氣好的話，台灣第一高峰玉山就呈現在眼前，目前堤防已成為北港民眾早晚散步、慢跑、運動的好去處。）

三、籃仔街：我少年記憶最深的是「籃仔街」（不知道是不是這三個字），很可惜，這條古意盎然的老街不知何時拆掉改建了。作為一個現代人，我當然了解現代建設的必要，但是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我對「過去」有一種執著，隨著時光的消逝，這個執著更甚，因為歷史遺跡是一次性的，一旦拆除便不可能再恢復，所以我始終覺得拆除籃仔街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

當然，我對一九七〇年代北港的大街小巷、朝天宮、朝天宮正門前天空上的一群燕子、牛墟、糖廠、剛建成不久的建國國中等，都有很深的情感，這裡就不一一去談了。

### ◎在北港還有老朋友嗎？

在過去卅年間，我比較常見到的是建國國中時代教我的鄭文雄老師，您知道，他對我影響很大。如果有機會，我也很想見以前的老師、同學們。在這裡我還想特別提一位老同學。從小學到國中，與我交情最深、最常在一起的是黃金清兄，當時他的家族經營一家汽水廠，在一九六〇年代，那是一種相當有氣派的生意。金清兄有相當好的算術天份，似乎再困難的習題都難不了他，他那時閱讀的課外書很多，尤其是天文方面的知識特別豐富，有一年

暑假，我們還天真地想造一個小雷達，好收聽天空中的訊息。現在回想起來，那一年暑假的狂想，簡直荒唐幼稚到可笑的地步。金清兄性情很真，對朋友很好，每次回北港，我都想去看看他，但是僅有一、兩次見面經驗又告訴我，不應該突然介入他平靜的生活。

### ◎能不能談談你未來的規劃？

我是個做研究的人，所以所有的規劃都與研究有關。在過去一、二十年中，我手上有幾個著述計畫累積的筆記非常多，花的心力非常大，卻始終沒有完成。我最希望能有幾年空閒的時間把它們一一完成，然後開展新的研究工作。當然，如果有需要為社會盡一點力量，我也義不容辭。

【註】：王汎森最近當選英國皇家歷史學會（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的會士（elected fellow）。

給 您 好 看



深  
港